

// Why Will Namakemono be Changed?

树獭

对你的人生来说
你所作的决定和选择是最重要的

该往何处去

◎奥古斯特·本田 著

August Honda

◎李毓昭 译

颠覆

“奶酪哲学” 的寓言故事

日本销量突破 180 万册

“奶酪”煽动社会竞争，教人弱肉强食的想法
“树獭”教你自我满足、互相宽容的人生观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I712.74

2

How Will NAMAKEMONO be Changed?

树獭该往何处去？

奥古斯特·本田 著

August Honda

李毓昭 译

NAMAKEMONO WA DOKO HE IKU ?

©AUGUST HONDA 2001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MICHI SHUPPAN CO.,LTD.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TOKYO.

(京权)图字: 01-2002-097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树獭该往何处去? /(美)本田 著; 李毓昭译.

- 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02

ISBN 7-80109-550-2

I. 树… II. ①本…②李… III. 寓言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358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(100032)

电 话: 66521152 (编辑部) 66171396 (发行部)

E m a i l: cctp_edit@sina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tp.com.cn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3.125

版 次: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3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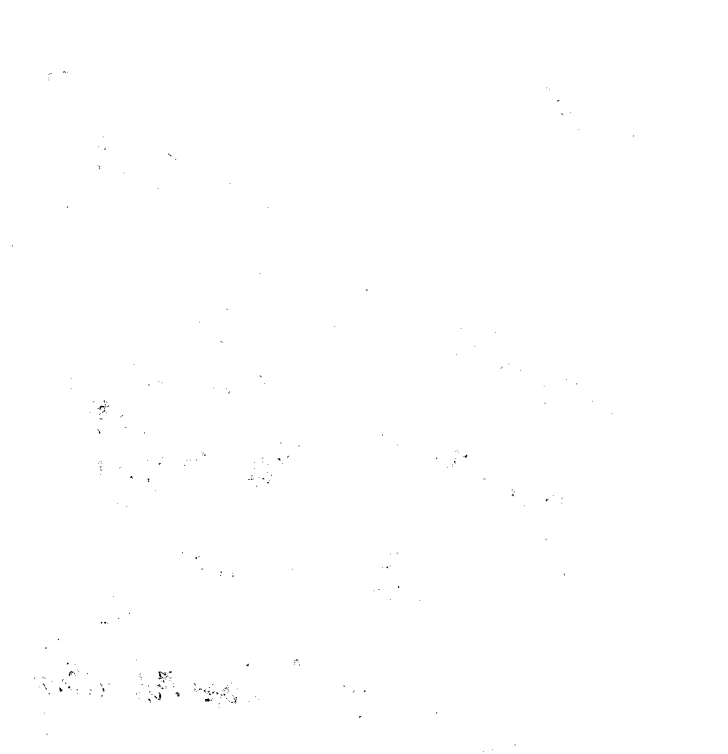
焚烧落叶之趣味
柞树叶噗嗤噗嗤
桐树叶窸窣窸窣
松树叶劈里啪啦

——北原白秋

❖ 目录 ❖

1 迫近的危机	3
2 追求“幸福”的意义	15
3 树獭会飞?	23
4 怪异的训练	35
5 成立合唱团	43
6 菲莉亚的奇迹	51
7 援救苏菲亚	63
8 森林山鸠的抱怨	71
9 在满月之夜谈心	79
10 各自踏上旅途	87
后记	95

树獭该往何处去？



1 迫近的危机

两只鸟飞过草原上的万里晴空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。

原来是雕。两只雕彷彿在比赛谁的速度快，时前时后，畅快地遨翔。

从上空俯瞰，底下笼罩着各种色调的绿意，广大的草原上有成群的斑马、鹿、袋鼠等悠闲地晒着太阳。狮子、土狼等肉食动物则在下风处远眺，似乎在等待偷袭的机会。

草原北方的偏远处有一块地方包夹着小山谷，

显得格外的浓绿。高大的阔叶树茂密地生长，形成蓊郁的森林。从上面虽然很难看见，里面却有好几种鸟和猿猴，在浓厚树荫的保护下共同生活。

树荫下潜藏着雕最喜爱的猎物。

那就是树獭。

树獭是一种野生动物，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吊挂在树上，它们的正式名称是属于哺乳纲贫齿目树獭科的三趾树獭。雕最擅长的猎技就是趁着树獭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，或是为了排泄而到地上徘徊时袭击。

一有雕这个天敌在森林的上空出现，树獭就会喧声大哗。它们通常在白天睡觉，但是只要有一只醒着的树獭发出尖叫，同伴就会纷纷醒过来。其实只要倒挂着保持不动就不会有事，它们却总是会过度紧张，不是互相撞头，就是差点从树上摔下来。

最近就有好几只树獭因为在睡觉时掉下来，而被雕掳走。也有不少只是看到雕的影子就慌张失措，

脚步一滑，就招来了悲剧。

“大家镇定下来，静静地不要动。我们就是因为喧哗，才会发生事故。”

一位长辈说着，想要平息慌乱。

它是领导整个族群的克拉泰斯。

“我一看到雕，就会吓得想尿尿。”

另一个长辈却讲出泄气话。

树獭有下到地上排泄的习惯，所以一有尿意，身体就会很自然地往下移动。

“再忍耐一下，振作一点。”

受到这句话的激励，大家都拼命抓住树枝。

如同克拉泰斯所说的，雕只在空中盘旋了五分钟，就在山谷的另一边消失了。幸好这次谁都没有从树上跌下来。可是，雕才刚从视线中消失，就到处传来砰砰的落地声。原来一解除了紧张，就没有力气握住树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克拉泰斯在集会所召集所有成员。

那是由三条粗树枝交叉而成的宽阔一角，成员总共有六十只。

它们的身长虽只有六十公分，重约八公斤，但是六十只聚在一起，树木承担的重量也不小。

由于现在是雨季，它们褐色的体毛上都粘着一层绿色的青苔，看起来好象一串串巨大的绿色果实垂挂在树上。

“今天我有一些话要告诉你们，这等于是我的

遗言，希望你们仔细听。”

克拉泰斯以郑重的口吻说着。

成员不分老少，全都肩并肩地吊在树枝上，洗耳恭听。

“我们树獭很久以前就比其他动物悠闲，甚至优雅地过着日子，可是，正因为长期以来生活太悠闲了，近来开始显出退化的征兆。你们有没有这么觉得？再这样下去，很有可能会和传说中的猪鸟一

样，变得连动都不能动，因而灭种。这样怎么可以？”

成员都互相对看。

“猪鸟是什么样的动物呢？”

一只树獭精神奕奕的问道。

它是年轻一辈的领袖，名叫阿克特。

额头四周的毛白得耀眼。

“这种鸟住在很南边的岛上，因为完全没有天敌，所以长得肥嘟嘟的，和猪一样。可是就因为太胖了，连走路都很困难，最后被发现那座岛的人类逮到，吃进肚子里。”

“一只都不剩？”

“一只都不剩，因为它们连逃都没办法逃。猪鸟已经绝种，现在哪里都没有它们的踪迹了。”

六十只树獭都陷入沉思，各有各的想法。树獭的一天有大半的时间一动也不动，这是它们自古以来的习性，平均一天要睡十八个小时。

它们会在入夜之后醒来，吃一吃长在旁边的树

叶或花朵，然后又昏沉沉地睡去。而在排泄方面，不管大小便都是一星期才一次。它们也只在这时才下来，其他时间则只需要用三趾钩爪攀住树枝倒挂着就可以了。

可是，或许是因为近来的爪子力量变弱了，在睡觉时从树上掉下来的树獭明显地增加。

以前大家都是二三十公尺的高度上生活，但是因为经常摔下来，为了安全，而不得不在较低的地方生活。

一旦掉到地上，尤其是年长者，就经常因为肥胖或体力不支，而无法爬回树上。很多树獭就在这时沦为雕的饵食，光是这半年就不止十只。

还有，有些树獭一天的睡眠高达二十甚至二十二个小时，几乎成天除了睡觉什么都不做。没有交尾的兴趣而一辈子独身的雄性，或是放弃生子的雌性也有增无减。

因此，在这一带栖息的树獭逐渐有了“硬骨头树獭”的称号。



“我可不想变成猪鸟，要怎么办才好？”

阿克特又问了。

“用自己的头脑想想看。”克拉泰斯回答。

“不想重蹈猪鸟的覆辙，那就表示头脑还没有退化。”

较高的枝头传来低沉的吓阻声。

“只要天敌在旁边，就有可能被吃掉。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，而是森林动物的宿命。如果一心急就露出丑态，不是更危险？”

它是多库撒，自认是族群中惟一的思想家。

全身的毛泛着淡红色，散发出一种威严。

多库撒虽然比克拉泰斯年轻，但是很早以前就一直在和克拉泰斯争夺权力。

“俗话说‘笨瓜想不出好主意’，我们已经由身体继承到祖先代代传下来的必要智能，所以依照自然的方式过生活是最合理的。”

“我是看到许多同伴遭遇不幸，才会有这个提议。多库撒，你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，难道你不

感到悲哀吗？”

“克拉泰斯长老，你说的也对，但是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很艰难，有的时候很顺利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世界常识嘛。”

多库撒用右手搔着下巴，以讥讽的口吻说着。

多库撒旁边的喽啰也做出同样的动作。

“讲话怎么这么没礼貌？长老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担心啊。”

阿克特不禁大声反驳。

他的身体比多库撒大了一号，年纪却小得可以当多库撒的儿子。

“那又怎样，小兔崽子？难道你要当树獭族的救世主？”

“我没这么说，我只觉得大家应该照长老所说的，好好想个法子。像你这样的批评等以后再说。”

“阿克特，你真是个只有身体是第一名的健康宝宝，不妨再继续长下去，等到变得比雕还大，就可以反过来把雕吃掉，如何？这样你就可以当树獭的守护神，大家都会泪流满面地感谢你。”

多库撒的身边涌起一阵笑声。

阿克特气愤得想要扑过去。

这时，有歌声从另一棵树上传来。

别打架同伴之间的

